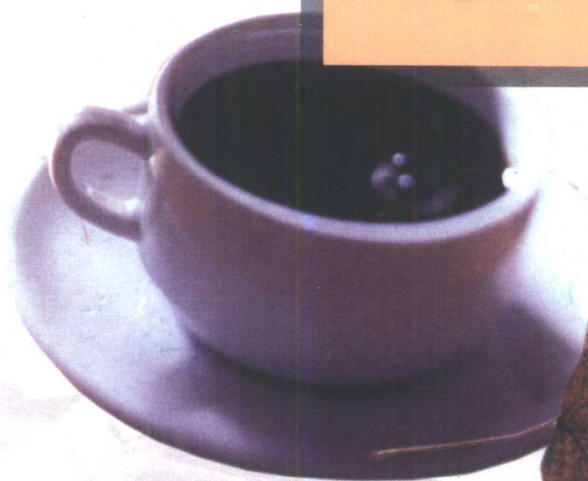


主编 王凤芹 李树房

名人交往录

名人书系



山东友谊出版社

名人书系

名人交往录

主 编 王凤芹 李树房
副主编 李秀忠 张彩凤

山东友谊出版社

01301

名人书系

名人交往录

主 编 王凤芹 李树房

副主编 李秀忠 张彩凤

*

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1.875 印张 4 插页 520 千字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642—099—1

K·3 定价: 27.00 元

写在前面

呈现在你面前的这本《名人交往录》，向你展示的是包括中外近百位艺术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文学家、发明家等彼此交往的内幕或曰轶闻趣事。他们的鼎鼎大名可谓家喻户晓，这为你“结识”他们提供了可能；但他们相互间交往和在处理国家利益、社会与婚姻家庭关系方面所折射出的处世哲学、价值理念、人格内涵及其内心世界可谓博大精深，丰富而生动。这又为你走近他们提出了必要。

纵览本书，作为读者的你，可以尽情地领略政治家们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而舌战群儒的奕奕风采；可以体悟那些或政治家，或文学家与其生身父母间那纯真甚至苦涩的爱；可以梳理名人间磕磕碰碰的感情纠葛；可以品味名人间那至尚、至善、至真的师生情愫；可以了解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比如说，作为军统特务头子的戴笠与作为文学家的郁达夫之间有何瓜葛；作为开国总理的周恩来与作为中国的末代

皇族间有何关系；以及作为父亲的有国民党“文胆”之称的陈布雷，其女儿为何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等等。凡此种种，令你神往。还有，你若是领袖文学的热心读者，甚至窃望成为一代伟人，就得读一读毛泽东、戴高乐或者罗斯福等人的材料；你要弄清苏联政权更迭的近因，就非得看一看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是如何“对话”的。

自然，你从未想成为一代专制魔王、政治“流氓”或曰阴谋家，但细细阅读希特勒等人如何大耍政治手腕的材料，对于你成为一名政治家、军事家进而从事扼制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伟业大有裨益……

总之，摆在你面前的这本册子，向你交待的是名人交往的雅事、韵事、奇事、趣事、怪事。当你掩卷品味时，一些名字和重大的关头或许会在瞬间掠过脑幕，它们是如此生动而警人，以至于你难免会认为，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名人交往的历史。

编者

1998年2月

目 录

写在前面.....	(1)
孙中山和康德黎夫妇.....	(1)
宋庆龄与路易·艾黎.....	(35)
曹禺与莎士比亚	(41)
陈独秀与章士钊	(54)
马寅初三问孔祥熙	(66)
张治中和郭沫若的磕磕碰碰	(74)
陈寅恪与周恩来	(90)
邹韬奋与沈钧儒	(94)
戴笠与郁达夫.....	(100)
蒋先云与蒋介石.....	(106)
李苦禅上书毛泽东.....	(130)
“化工大王”与领袖之间 ——李烛尘和毛泽东交往散记.....	(141)
聂绀弩与尹瘦石.....	(151)
董寿平与村上三岛.....	(169)
张大千与张学良.....	(176)
齐白石与李苦禅的师生情.....	(191)
毛泽东与柯仲平.....	(206)
开国总理与末代皇族.....	(218)

周恩来与赫鲁晓夫·····	(245)
叶挺与郭沫若·····	(261)
王炳南与中外名人·····	(268)
走在两极间	
——陈璜与陈布雷·····	(281)
姚怡诚和蒋纬国的母子情怀·····	(299)
纯真而苦涩的爱	
——胡适与他的母亲·····	(317)
西哈努克眼中的毛泽东·····	(324)
贝尔塔与“炸药大王”·····	(331)
戴高乐和他的继任者·····	(343)
“我就是法兰西”	
——戴高乐与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的交手·····	(355)
罗斯福首晤丘吉尔·····	(427)
老肯尼迪与美国总统的情结·····	(447)
斯大林初会丘吉尔·····	(490)
斯大林与朱可夫·····	(513)
小流氓与大贵族	
——希特勒大耍张伯伦·····	(534)
谁为赢家的辩论	
——赫鲁晓夫会晤尼克松·····	(577)
改变世界的一周	
——尼克松与毛泽东在 1972 ·····	(594)
鹰与熊的较量	
——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的三次会晤·····	(626)
克里姆林宫的诉说	
——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的交锋·····	(663)
后记·····	(694)

孙中山和康德黎夫妇

1887年7月27日，一位著名的英国学者由夫人陪同，搭乘轮船到了香港。

他，就是康德黎博士。

康德黎博士生于1851年，是英国知名的外科医生。1886年圣诞节，他接到学友孟生博士来信，邀请他参加香港西医书院的创办工作。孟生博士也是一位有名的学者，在中国已经有20年时间，先后在台湾和厦门研究医学，有“热带医学之父”的荣衔。康德黎博士乐意和他共襄盛举，立即复信表示同意。1887年10月，香港西医书院开办，孟生博士任教务长，康德黎博士任教员。两年之后，孟生博士去职返回英国，教务长的职务，自然地由康德黎博士继任。

除了主持教务、讲课和临床实习，康德黎博士还致力研究热带病，对麻疯病的研究特别热心。1890年12月30日，康德黎夫妇前往广州麻疯村为病人诊治疾病，临别时候，还赠送病患者每人5元和香烟，答谢他们的合作。加上康德黎博士“教育学生，不受金钱酬报或

其他补助，只不过自愿献礼物于科学未昌明的中国”，使他成了西医书院最受学生欢迎的导师。

孙中山是西医书院出类拔萃的学生。五年考试总计，孙中山获荣誉成绩十门，及格成绩两门，名列第一。这优异成绩，在西医书院历史上，是没有第二人可与比拟的。像孙中山这样优秀的学生，康德黎博士自然格外喜爱。后来，康德黎博士回忆说：在西医书院学生中，孙逸仙对我最具吸引力，因为他的品质文雅、勤奋求学；不论在学校或私人生活方面，都表现出如绅士般的仪态，他实在是其他同学的模范。

在西医书院第一届毕业典礼上，孙中山获得医学、产科、卫生与公共健康学3科考试成绩第一名的奖品。康德黎博士亲自颁给孙中山毕业执照。典礼结束，他特地邀请50人宴贺。

孙中山虽然以“最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毕业执照，但要在香港开业，却“未有位置”。

原来，香港西医书院的课程，在香港医学局看来，并没有完全按照英国的标准设置，西医书院的毕业文凭，并不被香港医学局承认。这样，孙中山在香港还是没有行医的权利。

无奈，孙中山只得计划在香港开设药房，让陈少白替他草拟招股章程。此事，不知怎的被康德黎博士知道了，连忙赶来规劝孙中山：“你不应该做这种事情，不能用你的名字去开药房。因为你是本校第一届第一名的学生，应该自爱。”

在英国，医师的地位很高，在社会上属于“上等人”。而做买卖的人，则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孙中山理解老师的苦心，见他这样郑重其事，只好放弃了这个计划。

这位得意门生的前途，成了康德黎博士日夜操心的事。他四出奔走，直至请香港总督罗便臣驰书英国驻北京公使，托英国公使向北洋大臣李鸿章陈述孙中山、江英华两人“识优学良，能耐劳苦，请予任用”。

李鸿章复函同意授予“钦命五品军牌”，可来京候缺，每人暂给月俸 50 元。

潜身京都，可以广泛交游，物色有志之士从事“医国事业”，孙中山想到这些，便改变了原先在香港、广州活动的打算，同意上京赴任。

见学生这样尊重自己的意见，康德黎博士非常高兴，亲自带领孙中山、江英华到达广州。他俩也打算向李鸿章的哥哥、两广总督李瀚章领取军牌，马上上京。但他们没有料想到，就这么一件事，却遭到总督衙门的诸多刁难，其中一项，是要详细填写三代履历，方准领牌。

简直是欺人太甚了。孙中山十分生气，转身便走，立即离开广州返回香港。

在香港行医既不可能，北上的打算又落空，到哪里去寻找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呢？

孙中山“决定到珠江口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去碰碰运气”。

在西医书院求学期间，孙中山假期回家，总要经过澳门。那时候，他曾经为澳门绅士、镜湖医院董事曹子基、何穗田家人诊治。原来久病不治的，一药便愈，简直是妙手回春了，大家赞叹不已。现在，孙中山到了澳门，镜湖医院立即聘请了他。

他接受了这个聘请。

镜湖医院是一家慈善医院，专用中医中药治疗病人。孙中山建议兼用西医西药，院方也破例采纳。

孙中山决心用优良的医德、高明的医术打开局面。他自愿充当镜湖医院义务医生，不受谢步。在自己开设的中西药店里为人治病，他善疗善取，对贫穷的病人甚至赠医赠药。较大的手术，孙中山大都安排在假日。因为康德黎博士可以乘船从香港到澳门来协助他。后来，康德黎博士解释他不辞跋涉的原



因，在于孙中山的“天性易于吸引人们注意他，时常预备在诊室中或沙场上替他服务；一种不可解释的潜势力，一种吸引人们亲就他的磁性”。

不久，孙中山就被人们誉为“国手”，行医“不满两三月，声名鹊起，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耳闻其名，极端钦佩的，就诊者户限为穿”。

声誉日盛，却引起澳门一些葡籍医生的嫉妒。他们利用孙中山未执有葡萄牙政府准予开业的证书，开始禁止孙中山“不得为葡人治病”，接着，便“飭令药房见有他国医生所定药方，不得为之配合”。如此一来，孙中山的医业猝遭顿挫，不得不取下中西药店的招牌。他决定到广州悬壶，把“医国事业”开展起来。

1895年10月的广州起义流产了。孙中山脱险跑到香港，又匆忙逃去日本，时间仓促，未来得及向康德黎夫妇告别。

到了日本，成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之后，孙中山决定断发改装，重游檀岛。

广州起义失败后，檀香山兴中会“已有旧同志以失败而灰心者，亦有新闻道而赴义者”。针对这种情况，孙中山在《檀山新报》馆设兴中会联络点，“复集合同志以推广兴中会”，募集革命经费，设立“练兵会”，组织会员进行军事训练。但是，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还是进展不大，收效甚微。孙中山以为“久留檀岛无大可为，遂决计赴美，以联络彼地华侨，盖其众比檀岛多数倍也”。

出发前夕，闲着无事，孙中山漫步火奴鲁鲁街头。他贪婪地凝视着这里深湛的海水，蔚蓝的天空，碧绿的青草，怒放的鲜花，不禁陶醉得流连忘返。

突然，一辆载着数人的马车嗒嗒地朝着孙中山方向驶来。孙中山不由仔细一看：呵，车上坐着的竟是康德黎夫妇和随

员！他乡遇故，喜从天降。孙中山乐得跳了起来，像风一样飞跑过去，纵身一跃，跳上了马车的脚踏板。

正陶醉着这里碧海映红霞、银浪掩金沙、海鸥高翔、帆影参差景色的康德黎夫妇，给这位“不速之客”吓呆了：光天化日之下，难道竟有拦路抢劫的暴徒？！

同车的日本保姆，看来者像是自己的同胞，忙用日语问道：“先生，你要干什么？”

“我是孙逸仙！”孙中山满脸是笑，来不及擦汗，也不待喘过气来，就操着英语朗声问候：“老师，你们好！”

简直是从天而降的人物！康德黎夫妇定眼细看，果然是孙逸仙！只不过剪掉了发辫，留了胡须，穿了西装。

康德黎夫妇转惊为喜。半年以来时刻悬念的学生，现在竟突然地出现在自己面前了。

康德黎博士高兴得满脸通红，像个天真的小孩：“我离香港前两天，就有人告诉我，说你在檀香山，真没想到今天竟不期而遇。”

经过一番详谈，孙中山才知道康德黎博士是回国途经这里，停船登岸浏览风光。孙中山也将自己即将启程赴美，再转英国的计划报告老师。康德黎博士一听，立刻将自己在伦敦的住址写给孙中山，再三叮嘱：“到达伦敦的时候，务必到我家里作客。”

孙中山将这个地址谨慎地保藏好，接着，自作向导，陪同康德黎夫妇游览胜景，直等到他们登船而去，才依依惜别。

孙中山的美国之行，虽说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更为严重的是，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朝政府在世界各地广布“眼线”，一直牢牢地跟踪着孙中山，直至要把他拿获处死。

不错，孙中山对此还是有所防备的，他断发改装就是为了



隐蔽自己。1911年11月中旬，他曾经以自豪的口吻，与伦敦《滨海杂志》记者谈及自己断发改装的事情：

我从香港逃到神户以后，采取了一个重大步骤，把我从小蓄留的辮子剪掉了。有好几天不刮脸，在上嘴唇顶边留起了胡髭。随后又到服装店买了一身新式的日本和服。当我穿戴好了，往镜里一照，一见面目全变，不禁吃了一惊，但也为此而感到放心。……这种情况使我受惠不浅，不然的话，在许多危险关头我是难以逃脱的。即使是日本人，也常常把我看成是他们的同胞。有一次，正当我在一处公共场所被盯上梢时，有两个横浜人走过来和我说话，遗憾的是我连一句日语也不懂，但我在好几分钟中装出一副懂得日语的样子，以便把跟踪的密探摆脱掉。

但是，1896年的孙中山，毕竟还不是一位成熟的革命者。到了旧金山，他忘却了敌人无时不在的魔爪，曾经轻易地摆好姿势，让人照相，而一张复制的照片也就轻易地落到了清公使馆手里。这样，曾经给他带来愉快和信心的改装断发，也就失去了作用。

清朝政府对于“政治煽动者”孙中山恨得要命，甚至求助于书法上的把戏，不惜在“孙文”的“文”字边上加了“彳”旁，变成“孙汶”，企图把孙中山说成是“货真价实”的山角水涯的草贼。

这点，孙中山是知道的。他自己也预感到，如果被捕，“将会有怎样的命运落到我的身上：首先他们将用老虎钳把我的踝骨夹紧，再用铁锤敲碎；接着是割掉我的眼皮；最后把我剁成碎块，使任何人都无法认出我的尸体”。

但是，在孙中山往来日本、檀香山、美国、英国的同时，



北京总理衙门与驻亚、美、欧各国使馆有关跟踪、捕杀他的秘密函电，孙中山自己是不可能知道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秘密的史料终于得以公诸世人了。请看：

1896年4月8日，总理衙门致函驻美国公使杨儒：“本月二十三日（指阴历。下同）准粤督电称‘嗣据线报，孙文、杨衢云逃窜新加坡，腊底回香港，正月至澳门。线人亲见孙文已断发洋服，出入必与洋人偕行。近闻又至上海。请与英使商办’等语……正月初七日朗西^①函称：‘前数日孙文乘公司船经横滨往檀香山，伊弟在檀，故相就’等语。计算时日，该犯于年前已往美国，与粤线所云正月尚在澳门之说两歧。檀香山三合会党最盛，与美之金山纽约声息相通，不难得其踪迹。拟请台端密饬领事商董访查该犯孙文，暨其弟确耗，即行示复，当再筹商办法。”

6月18日，孙中山抵达旧金山。几天后，清驻旧金山总领事冯泳衡就将孙中山的行动，详报杨儒：“孙文……由檀香山行抵金山。同伴有二洋人，一名卑涉，亦美国金山人，素系檀岛银行副买办；一名威陆，亦美国人，向在檀岛服官，……是否孙文同党，尚难臆断。惟见同船偕来，交情甚洽。孙文借寓金山沙加冕度街第七百零六号门牌华商联胜杂货铺内，闻不日往施家谷转纽约，前赴英法，再到新加坡。亦闻有沿途联合各会党，购买军火，欲图报复之说。”

杨儒接到冯泳衡的报告后，于6月27日致密电总理衙门：“金山领事访悉孙文现偕二洋人到金，日内将往欧洲，乞筹办法。”

翌日，总理衙门复电杨儒：“孙文将往欧洲何国？偕行洋人系何国人？附搭某船？希确查密电龚使^②酌办。英能援香港、缅甸交犯约代拿固妙；否则，该匪若由新加坡潜结党恶内



渡，应先电粤预防。新加坡领事果认真查访，当有实际。”

9月23日，孙中山在纽约登上“麦竭斯的”号轮船赴英国。

25日夜間，杨儒已经密电龚照瑗：“现据纽约领事施肇曾探悉，孙文于9月23号，礼拜三，搭 White Star Line Majestic 轮船至英国黎花埠（利物浦）登岸。”

龚照瑗接到密电，立即派遣英人、二等参赞马格里爵士前往英国外交部婉言试探：可否依照香港、缅甸引渡条款，协助缉拿孙中山。

英国外交部答复说，香港、缅甸引渡条款不适用英国本土。

龚心湛提议：由马格里委托司赖特侦探社窥探孙中山行踪，然后再作决定。

龚照瑗采纳了侄儿的这个办法。

9月30日中午，孙中山到达利物浦。当晚9时50分，他乘火车到达伦敦，住在赫胥旅馆。

到了英国，孙中山也曾经左顾右盼，注意是否有人窥伺。他没有遇见一个中国人，更没有看到鬼鬼祟祟的中国人。他坦然了。

但是，他完全没有料想到，他的一举一动，已经被碧眼高鼻的侦探尽收眼底了。

司赖特侦探社给马格里的第一个报告，10月1日已经送到清驻英公使馆：

依照你的指示，我们派了一个代表到利物浦去侦察一个从白星轮船公司“Majestic”的来客，名叫孙文。我们现在报告你，这个中国人合于所说的形状，已于昨日中午12时在利物浦王子码头上岸……他带了一件行李，上火车站设备的公共汽

车，到利物浦密德兰车站，坐下午2时50分的快车上伦敦。但是他没有赶上火车。等到下午4点45分方才动身，于晚间9点50分抵伦敦圣班克拉司车站。于是他从行李房里取出行李，雇了12616号马车到斯屈朗赫胥旅馆……他现在在我们的监视之下。若是工作有结果的话，我们再告诉你。

龚照璠接到报告，马上召集使馆英文四等翻译邓廷铿等数人，向他们宣读了总理衙门关于相机缉拿“逃犯”孙文的电示。

10月1日，孙中山一觉醒来，便匆匆前往波德兰区覃文省街46号，拜访康德黎博士。师生重逢，分外亲热。康德黎夫妇特地为孙中山租定了靠近自己寓所的葛兰法学院坊8号旅店。

翌日，孙中山移居这家旅店。

同步进行的，是龚照璠密电总理衙门：“粤犯孙文到英，英外部无在本国交犯约，不能代拿。现派人密尾行踪。”

初到伦敦，孙中山过着悠闲自得的日子。他游览博物院，参观古迹，或者在街上散步，所见所闻，很有感触。他说：“观其车马之盛，贸易之繁，而来往道途绝不如东方之喧哗纷扰，且警察敏活，人民和易，凡此均足使人怦怦向往也。”

每天，孙中山都到康德黎寓所，在康德黎的书房看书，也常在他家里进餐。师生交谈，气氛轻松愉快。10月4日，共进午餐中，康德黎博士笑着问孙中山：“中国使馆离我家很近，你是否想去拜访一番？”

孙中山也以笑回答：“我没有这个打算。”

康德黎寓所与位于钵兰大街49号清公使馆相距不远。师生的交谈也只不过是彼此之间幽默的玩笑。康德黎夫人却误以为真了。她登时放下手中的刀叉，瞪着那双长睫毛的大眼睛，



严肃地告诫孙中山：“你可要特别小心，千万不可走近，使馆的人看见你，一定会逮捕你，把你解送回国的！”

其实，早在孙中山拜访香港西医书院第一任教务长孟生博士，应邀在他家晚宴的时候，孙中山就曾经问过他：“你以为我去使馆访问任何人是明智的吗？”

“不。”孟生博士毫不含糊地说，“你连中国使馆的门口也不要走近，否则会堕入虎口！”

现在，看见康德黎夫人那个认真的模样，幽默的师生不禁哈哈大笑，惹得康德黎夫人恼怒地瞪了他俩一眼，接着又不由跟着笑了起来。但谁也没想到，没过几天，这个玩笑竟成了严峻的现实！

10月6日，司赖特侦探社向马格里报告孙中山1日至5日的行踪：“每天都有人监视他，但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此人常在主要的街道上散步，四周顾望。他不在家里吃饭，到各种饭馆去吃。”

老师的告诫是一回事。孙中山多次路经清使馆门口，还跃跃欲试，要到清使馆去。

孙中山10月10日又路经清使馆。他遇见一个名叫宋芝田的清使馆学生，便问：“使馆中有没有广东人？”

“有。”宋芝田带领孙中山进入使馆，并把他介绍给邓廷铿。

邓廷铿是广东三水县人，孙中山以为“异地遇同乡，分外惬意”，自称“陈载之”，向邓廷铿打听伦敦的广东华侨的住地，还和他约定次日上午再来使馆，一同赴海口探访粤商。

交谈之际，邓廷铿发现“陈载之”的怀表上刻着英文拼音的“孙”字，便立即起了疑心，待孙中山一走，便急忙密告龚照璠。卧病的龚照璠马上与马格里等密商。马格里推断“陈载之”就是“孙逸仙”，提出明天上午孙逸仙来使馆时就予以拘